疑耀卷之六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録謂茶始於唐崔寧黄伯思已辯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牕紀談謂飲茶

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
志韋曜傳賜茶荈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
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
苦荼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茶晚采
爲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茅
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
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
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

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
見鶴即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
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鵞頸好客
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
之何意李畋聞見録載和靖隱居朝廷命
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即懷詩文求見濟

宋之問靖節似乎真隱明之陳霆士悦等傷隘

乃以文學保薦浦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罪死罪
侯鯖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吊喪
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啟多用死罪死罪
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
相公孫弘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
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
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
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
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
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
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
責由而責求曰求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
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
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傳亦
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

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
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
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
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
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
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

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五秉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卽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之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爲堯舜揖遜之區蓋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昨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甲與東里徼訟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刲羊以血

灑社讀王國甫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
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
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寃歷
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
堂二鹿鬬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
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及前斷而寃者得
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
能知曲直況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
鹿而況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
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尚有指佞
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叔慎又以
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
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啟詳閱諸書
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

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鏞臯陶伯益三人而臯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鏞或云即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既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既立其子俄又奪之

嗟嗟堯舜禹而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弒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詬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卽位君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任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庫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庫音相

近也余按幽明録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敖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冢

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内擊鼓大呼懼弗敢取而返夫銅人狥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庳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慾慕孟子必有所據纂異

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號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弟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既死而亦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玄教烏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揖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洞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

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温公之貧

令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户糧少者共立一户此宋制也司馬温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户謂糧少不自立户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户亦足以廉頑矣弟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

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辯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比伏羲之琴也樂録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録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

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宮其次商角徵羽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即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之耳比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矣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即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

即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蘇河簡河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戾者班固以滳沱爲徒駭而不知滳沱與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昌鎮閼八流以自廣宜蔡九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犯之即覇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盡乎乎酈元水經獨自九

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今兗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以酈元爲正今之治河者輒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眞僞難辯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

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泥水三曰滲沙三曰魚龕泥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泥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眞僞莫辯朱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皐雜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

是矣獨云隸多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
歐陽修之集古録趙明誠之金石録皆未
及也豈漢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
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
陽南共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柴桑
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
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
實時枝務蒂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刻取其
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
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
斫之耳蒂牢之說殊不然也

消摩

呼藥爲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碩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屨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鼈其擊壤之遺乎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吳盛彥有擊壤賦曰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爲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毀

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特作夫鄉里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爲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爲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菽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東門之枌其卒章貽我以握菽菽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菽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

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文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裸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敕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秘書省所藏鍾繇眞蹟甚多獨年久漫滅散亂乃令興嗣韻之爲千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繇千文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爲骨卽今牙香粗斡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

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
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於烈日
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珠蘭今俗云傳
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
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
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
子花皆可爲之頗文薦負暄録亦云嵗禺
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即其人耶獨未言
及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
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爲之當不減樹蘭
也樹蘭獨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
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爲本故曰
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
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

曰咄口無毛聲譹譹言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爲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譹譹鳥哺穀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也聲譹譹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則朔之假爲隱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爲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爲穀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爲雀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睨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訊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

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枚春夏
放花其紅酣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
匜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
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
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
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充裀褥而已方勺泊
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爲布布上出
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即古白
氎布也氎音牒苐余鄉既未有以木棉爲
布者即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爲何
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眴布即
白氎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
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
敏遯齋閒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
棉爲之不知六祖信衣即林邑等國所產
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録又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
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
製率用手刮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
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
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
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
帨文采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
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尚近其詳著
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
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
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
說道婆崖州人則汨宅編謂海南蠻人能
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
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秦洮間織褐試
倣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
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聲稍轉

爲家貝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産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爲朱提非是蜀之叙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爲朱提亦可以金爲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卽爲朱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强吳次之而蜀爲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褊也蓋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龔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

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賈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主彼亦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辯姑以周禮注疏辯之賈公彥謂吳越地

南而星北葢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大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況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以日月薄蝕秒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二三度耶故以其地當其宿亦姑取其槩耳今譔郡邑志乘者即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辯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

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扣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擬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纏度故以斗牛而占吳

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其地入其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軨軒之類以第幾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其星占其地立此定格也若

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即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

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
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
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
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即負擔流離之際不
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
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
不師古漢又因秦襲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
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
爲民卽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
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
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邰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間不窋
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

大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逼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爲卽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卽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河清酒

蘭溪河清酒自宋元已有名弟其時已有甘滯不快之訾見范成大驂鸞録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古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古祀必卜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於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即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陽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巳為民祈禱至於雨陽愆期之日又復為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

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爲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頭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亭字與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即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辯其爲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爲夜明星隕卽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泥荔枝

余鄉啖荔枝多以燒酒泥之卽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証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

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爲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爲觀奕一以爲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爲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爲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普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

醫人亦稱爲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今隸

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隸則隸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楊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楊子雲荅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賞

白素三尺問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既稱弱翰又稱筆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沍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家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即可書數行攜之出萬里須飽墨不必復蘸予雲作方言時正攜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即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霑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强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横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爲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至宋咸平中逼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煉氣服食爲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與和荅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子目見而身履之

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
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
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戢之語謂此碑
與劉文饒同建詩爲不誣余謂此碑固漢
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
紫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
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
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中郎筆猶王子
敬好書洛神賦故世一有洛神賦輒以爲
子敬書耳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
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

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曰卽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産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爲離支縣漢爲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篆墨氏卽墨台氏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孤竹君爲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卽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卽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篆鄭樵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爲氏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

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爲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既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近有陳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史行于世顧不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卽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

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聊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弟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乃復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玄鳥也契之母吞玄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屬强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爲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爲嘉美義耳

癰疽瘿瘻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瘠環者瘠姓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雖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雖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雖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瘠爲姓其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瘠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厉因其厉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瘠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瘠弱故呼爲瘠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其小者爲小其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王荊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徘以景遇

備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精舍

精舍二字始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姜肱傳盜就清廬求見注清廬卽精舍也晉孝武帝奉佛立靜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是佛家所居當名靜舍惟吾儒乃得名精舍及清廬耳三國志注江表傳干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療病則道家亦稱精舍矣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勮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弟今七八十老翁生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非眞骨血耶一笑一笑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題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
温陵李載贄閱訂著
嶺南張宣子孟奇訂
經筵者

疑耀卷之六

纂修恩賞

温陵李贄卓吾閱訂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

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
叙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
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
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叙祕書少監
劉攽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
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
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看畫時知孤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
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某乙官人借去摸
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示衆賓某甲偶
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
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眞本乃某家所藏
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
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
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凝視兩本久之曰畢

竟某乙者是真衆賓亦相與和曰某乙者是真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於昨日論畫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驢牽舩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舩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舩賦則在濁漳非北

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將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槐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酵半麴以飴爲酵殺四之一加麥蘗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

劇飲不醉豈即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黑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千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兒彼皆舉卓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顏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顏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爲譏評耳余有亡妾善琴亦

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
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
如昌黎詩兒女相呼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
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輒千
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
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氷炭置腸亦惟聽
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
令人之至於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
非知音者即顏師亦非善琴矣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辯之靈
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牷
血食謂之祭蔬果精脩謂之醮河圖經品
二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
并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爲主非
斗爲宗是三洞既有二十七等之齋復有

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眞靈耳豈宜改銜易服別作一式乎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女人在軍中軍氣恐不揚之句庾子山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乃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稱磁器皆曰其窑器其窑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窑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窑所製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童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鞫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既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日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

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樣子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卽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於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皮舡椽矢

宋太祖爲周殿前都虞侯時率兵圍壽州壽春城上發連弩不知皮舡之制何似又嘗乘皮舡入壽春不過十萬欲以二十萬弩之大亦何似

絹易虜首

宋太祖謂胡人精於計用二百萬匹絹購胡人一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人可盡今制虜首一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

易虜一首何此也

王勃千歲曆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曆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故云是胥爲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況也未知孰是

易字辯

易从曰从句曰者辭也句者聲也無義葛

天氏之幣葛字从土从曰曰乃古之合字
即爲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土事
古人曷多作㬎又說文葛蓋也與鶡皆音
蓋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三字古通
故曷作盍且渴碣本从盍堨一从蓋轄
礙嗑一皆从葛世不知爾死

李虛中以疽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

中侍御史李虛中也弟虛中以服水銀疽
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筭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
申爲七返却到坤處爲九還此宋張景之
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況於人乎
故養神者先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
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公姓名龐莊敏藉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龐其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字余初以爲誕及余師趙文懿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開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窓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即登第

後果大拜乃知王龐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孔子不言樂

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

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
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
也若告顏子爲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
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即講之亦
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
亦爲賀來本鄭後而來纖亦爲來孔氏宋
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
寧齊又有孔旭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
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
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
之王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
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
離析流亡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
之類紛然襍出如之何攷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改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於成王孔子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於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爲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徧宗皆封禪也然既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徧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卽以之爲封禪所不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煩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彡後人耐辱耐久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爲耐自有鬼策能

寒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爲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爲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歷述往昔遠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刪去不收集中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畧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

十有五字分爲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獨用各別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麌御遇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隔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籍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韻而濶畧於此也況變隸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有小石

易傳說卦艮爲小石他卦別無爲大石者豈說卦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爲大小石二陰在下小石也一陽在上大石也是故戒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

義曰磐大石艮何止爲小石亦爲大石矣
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遇
兌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爲土石土
石同根在先天爲巽坎故土依於石而石
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爲震巽故辰爲
之聲則石爲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
同物故石在天則爲星而星在地則爲石
氣類然也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户叶下以
將卽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韻
間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
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
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
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蓋古
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

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可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四民

古之爲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爲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爲之吏竊意與賢出長與能入治卽所與之賢能爲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群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卽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新調澀聲蠲瑣綠綌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鈐

道家有火鈐之說鈐金也火鈐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霆霆之未爲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鈐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鈐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鈐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霄爲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炎運之中否火反克火曾不能

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況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嚴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爲配凡今州郡通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纏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

不學雅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也

曾點鼓瑟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眞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

對師誇說似非荅問之禮若託興寓言無
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
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
三誦覺得春入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
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
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
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
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
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
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眞
洛沂亦不是寓言也

乞燔

孟子乞燔章先儒疑章首有闕余意不但
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
七篇中別無瞷字此二章以瞷夫子瞷良
人洊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

問荅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及乞燔事韻釋曠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曠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閽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曠字疑其同族民去之則妻妾不羞其夯路處有相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爲堯舜矣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已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以降至於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改葬遂以書于王舍人君貺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於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改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說耶其云不改葬者假葬也古有假

午卽吉之條晉郤詵母亡便於北堂
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卽吉衛瓘以
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既云七十喪未改
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
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
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帝王之後皆蠻夷

閱諸傳記古帝王之後多爲蠻夷戎狄巴
人出於伏羲玄氏羌九州戎出於炎帝諸
蠻髦民党頂安息出於黃帝白民防風驩
兜三毛出於帝鴻淮夷允夷鳩蓼羣舒出
於少昊昆吾滇濮歐閩駱越出于高陽東
胡儋人暴輿吐渾出於高辛匈奴突厥沒
鹿無餘出於夏后夫中國姓氏譜系且不
可據而謂蠻夷戎狄皆系於帝王其可信
乎昔元魏自謂蒼林之後慕容自謂厥越

之後赫連自謂伯禹之後亦猶安祿山自
謂昌意後耳古帝王有知能不髮指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録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
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
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脩文同
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誚之也余不以
爲然子卬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
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
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
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
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
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
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
夫人出也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
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擄之以甯遂失所

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
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
是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
矣丞相囚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爲
書以付男陞則弟璧之子丞相撫以爲嗣
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即陞耶丞相被
誅陞既襲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
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
丞相所出耳宋史即謂丞相無子者蓋隨
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丞相雖死
而興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譔宋史者元
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爲伍員者故璧也
父既不忠子即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
傳又曰丞相無子以絶人望耳丞相有二
弟曰璧曰璋皆云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
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

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爲典文署
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
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余年既云
至元間出爲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
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
也嗚呼壁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壁曰
是能考順我若壁者亦難爲兄矣宋史既
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
者亦復艸艸而丞相被執時卽余卿五坡
嶺麗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輒
低佪不能去偶閱輟耕録故詳著焉

宫詞

古今宫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
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
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
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宫詞百篇則世

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眞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豎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絶少安可以人廢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皆帕覆首也此亦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玄圭

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賜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沈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玄圭爲贊而告成功

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沉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尚爲人臣而以玄圭贊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爲上賜下之義若如沉說以禹錫玄圭爲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爲賜以錫爲贊終屬强解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尚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既異日蓬藏歲遠殘闕既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玄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既失蓁沉亦未爲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爲國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昔無今有者皆以爲災如有鼠有蜚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鳥名布穀者江東呼爲郭公疑此郭公爲如書鼠書蜚之類謂

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大鑒矣

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卽孔子且闕之後學

何必强爲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

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板意多在言外卽

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

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爲

工問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卽昭明所

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卽皇帝位先

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

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母爲夫人豈當時禮

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

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

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郤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爲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巵爲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産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爲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今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冀青兗周禮夏
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并漢
地理志謂監二代改徐梁二州合于雍青
分冀爲幽并爾雅亦以并爲營故先儒謂
禹貢之九州乃商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眞
源賦伏羲別九宮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
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録又曰黄帝受
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
於商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于夏
商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
羲黄帝時九州之名與夏周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即誅少正卯此固去惡
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眞相也特攝之耳
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
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内萬一女樂至則

吞舟終漏綱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于欲速也蓋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郭汾陽二十四考書中書余嘗思之不得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爲左衛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即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敘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爲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即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克

備爲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
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爲人屬吏也
其非二十四最可知況中宗朝盧懷慎疏
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玄宗二
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永爲定式
二十七年赦文亦云三載考績歷肅至德
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
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

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爲七
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即入仕也史傳同
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廿六斷非十三歲明
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
校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簿其時以宰相段
文昌爲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
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爲
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

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
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即爲一考
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即紀録于
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
子幸是正之

關侯謚辯

漢關侯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
爽曰繆傳之謂侯剛而自用戾以取敗也
千載之下卒無一人出半語爲侯表暴者
至今侯與晉賈充唐許敬宗諸匪人同科
余竊冤之壽曰樊鄧之敗侯實自取荆州
一失蜀之大事去矣以繆爲謬固宜嗟嗟
侯死而荆州失此非侯罪也侯圍樊鄧時
居江陵供軍資者糜芳北聲援者傅士仁
也二人者憾侯積輕之不悉相救更聞侯
欲還日置之法故二人入權問迎權夫受

鉞矣不用命者誅芳仁逗留不當問乎不
即問之語復宣洩以啟叛心侯計誠左然
以此罪侯謚以不美則當時未聞有此議
也余閱國志趙胡軍之謚順平也其議甚
詳當時議謚殊不草草且張新亭謚桓矣
馬平西謚威矣黃漢升謚剛矣諸公皆出
髯下者皆得美謚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
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于侯諸公議謚時
景耀三年也姜伯約董豈皆有憾於侯而
故加以不美之謚乎謚法有之布德執義
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
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
通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過侯者謚曰
壯繆亦猶秦穆穆或作繆耳而以繆爲
繆戾之繆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闇於謚也
第壽之議抑亦有端侯爲氣多上人於士

大夫鮮所下士大夫時或宿憾即當時諡繆爲穆安知無芳仁董若者不以繆戾之繆藉口而甘心第壽實憾蜀即諸葛武侯尚不能塞其口弛武侯而下盛名惟侯謂繆爲謬惟以快讒慝耳後主有知能不令姜伯約董共扳壽舌乎余友人謝少連者譔季漢書輒復因沿壽說故詰辯之以貽少連且復書一通告侯祠下爲侯吐氣

薛居正妻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無子欲携貲産改適齊賢而爲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眞宗既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眞宗著令不得貿其居第而向敏之則貿之於是柴氏憾安上并憾敏中亦訴於眞宗謂敏中嘗求娶已不許故陰茇安上此一婺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

貴聞抑以色重耶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黃鐘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有黑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即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二臺上藏石墨數十萬斤不知即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可用然烟中人又疑此石燒之爲燼乃成墨非磨汁即成墨

也魏晉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爲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制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潘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爲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珪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珪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卽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

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鈕中有圓竅以容組按古今攷方回曰印之背卽謂鼻鈕印之面卽印文篆鑄字空處爲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鈕也豈用時卽解去其組而用訖復

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所據又古者百官印皆佩於腰故曰丈二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繫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爲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重而大既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益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晉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爲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爲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爲弃而肆之

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麛左傳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萇弘胣胣卽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堕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勃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勃之後亦數生聖賢而

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卽其後王若大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

勢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以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卽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之諫曰無卽安于几禮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絶少其與趙言柳彦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誌非能之墓慨嘆天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能嘆耳若其荅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梧桐自生

鳳鷄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陽從陽也一說凡庱餘赭黔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

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況愈減之餘
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
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
古文尚書未必非古至
若典謨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
典二十八字刪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
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
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講

也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
者宋人胡易鑑者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
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臀無膚得
丁未探花葢字文髀即屍也殿諧其聲乃
以無膚去肉爲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
知其名次以拆字法也易鑑嘗有易說行

於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石介眞蹟

偶友人持宋人眞蹟相過賞鑒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遒勁不減蘇黃米蔡諸公余嗟賞久之蘇黃米蔡眞蹟在世不乏石公此蹟眞鳳尾麟角矣偶閱徂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介言介字惟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介復卞

學書垂於壯積二十年訖無所成且不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將以取高於人特六秡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不過在君人左右供事罔寫近乎執伎以事上者此皆强辯以解說其無能者也

前友人所藏偽蹟益明矣

疑羅

疑耀卷之七終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